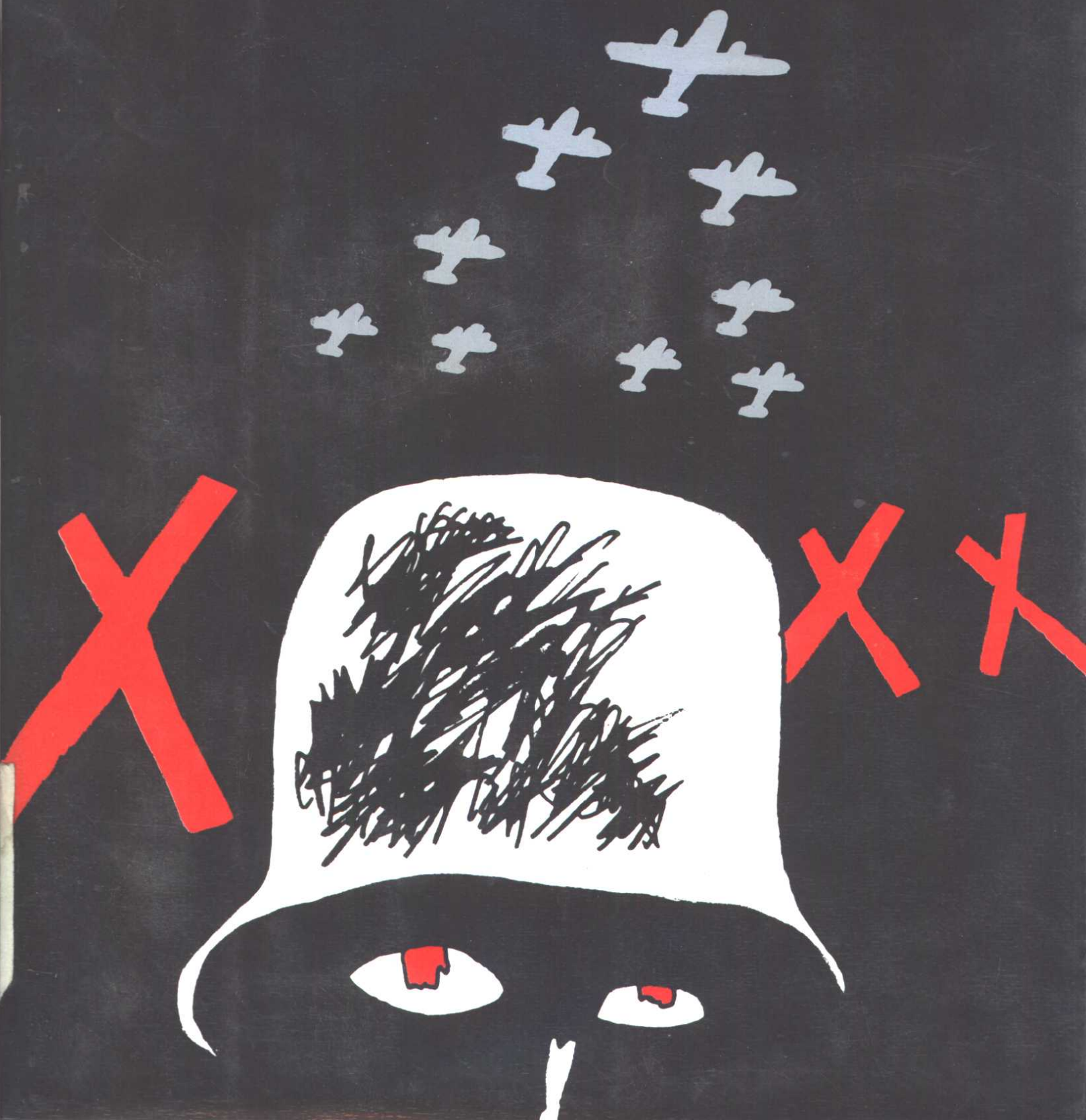


战争和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战争和人

〔日〕五味川纯平 著
苏明顺 黄人毅 张健 等译校
张 志 邵延丰
钟庆安 何金铠 总校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沈阳

著 译 者

作	者：	〔日〕	五味川纯平				
译	者：	苏明顺	高培	顾汝钰	林安		
		赵家富	林瑞兰	王同震	郭玉范		
		黄人毅	陈旭	丁舰	安俊		
		丁国桢	肖啸兵	金石	甘霖		
		蒋亚男	张健	姜培善	章大宇		
		鸿恩	玉双	杨民军	蔡延生		
		武弓	元礼	邵延丰	张至		
		钟庆安	谭桃	姚红	胡约丰		
		赵京慧	王俊峰	徐晓华			
校	者：	苏明顺	黄人毅	甘维民	魏九山		
		贺畅	纪杨	高玉惠	李迪		
		蔡延生	杨民军	宋达海	夏云华		
		朱耀军	徐晓华	沈玉玲	张健		
		姜培善	汪金易	孟萍	贾大中		
		张志	古鲁	李玉琴	孙玉洁		
		王俊峰					
总	校：	钟庆安	何金铠				

第二部

群魔狂舞

第一集

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夜，是个决定命运之夜。在奉天北面三百零五公里的长春，军方正在商埠地的一家中餐馆举行军、官、民三方参加的宴会。主宾是原参谋总长、现任退伍军人会会长的铃木庄六上将。他是在视察满洲途中在此逗留的。

所有的酒宴大体都是一个模式，开始大家规规矩矩，彬彬有礼，待三杯酒落肚就活跃起来，纷纷交杯换盏，相互敬酒，座位也渐渐地乱了次序。

住在长春的退役中校依田长久只在军人的餐桌间转悠。他向铃木庄六敬过酒后，来到伍代乔介的身旁。

“你说老头子干什么来了？”

刚刚毕恭毕敬地给铃木“阁下”敬过酒的依田这样问道。酒席间人声嘈杂，这种不拘小节的言谈，倒也不必担心旁人听见。

“不知道。”乔介爱搭不理地说，“听说他让满洲的退伍军人有机会就干一场。在东京搞了一下，不是也没出什么事么！可要干的话，他干嘛不趁在位的时候，在济南事件那会儿大干一场呢？现在可轮不上糊里糊涂的老头出场喽。”

“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儿吧。”

依田朝铃木庄六那里望去，但来来往往的军官挡住了他的视线。

“和这儿的旅长长谷部研究战略问题，不是现役军人也许更合适，对吧？”

“那些事，早就决定啦。”

乔介的语气越来越冷淡。这天早晨，他派到奉天八达公司的高畠打来一封电报，电文是：

“生意可望 19 日前成交。”

所谓“生意 19 日前成交”，就是说 19 日以前将要发生重大事件。

乔介深知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校的指挥才能，他相信奉天的军事行动会成功，所以他不担心伍代家在奉天的财产。担心的是长春。在长春以南约六公里的南岭，有奉天军队的一个步兵团、一个野炮团，兵力约三千六百人，火炮三十六门。他们平时就口出狂言，宣称如果打起来，一定要把日军砸个稀巴烂。此外，长春城内约有两个营，宽城子约一个营。而日军第三旅只有步兵第四团驻长春，由于该团不是战时编制，因此仅有两个营、一个机枪队和一个炮队，三门山炮，兵力不足 1000 人。

在奉天动手的同时，是否有能力在长春偷袭，一举夺取南岭呢？

乔介抿着酒，环视着每个餐桌。军官们正在开怀畅饮，纵

声高唱，大有一醉方休之势。

莫非不在今夜行动？或是明知今夜行动，而故做姿态呢？

如果今夜在奉天动手，而这些军官竟全然不知，那就不会夺取南岭！

“依田，我失陪了。”乔介站了起来。

“怎么，这就走？”依田翻着醉眼说，“我还想过一会儿带着那帮军官找个好地方，和娘们儿乐乐呢，你也算一个吧？”

“我出一半钱，找女人吗！现在我去办点儿急事。”

乔介和其他人没打招呼就下楼去了。

外面凉嗖嗖的，白天尘土飞扬的空气已经变得清新了。深沉的夜空，疏星点点。

看来高畠的第二封电报还没到。若是到了，守候在乔介的老巢四通公司的人就会来这儿找他的。

乔介看看表，9点刚过。

随着缓缓的马蹄声，一驾马车驶到他身旁，车上的女人招呼道：

“伍代先生，去哪儿呀？”

“是你呀！”

乔介的目光落在鸿珊子那丰满而富有弹性的大腿上，而不是她的脸上。

“俗话说，秃鹰吃臭肉。可你的本事是专吃活人。”

“还没吃呢！”

珊子的厚嘴唇上带着笑。

“那就吃吧。”

“好呀！”乔介上了马车。“去田伏旅馆！”

“去那种地方呀？”

“不好吗？”

“我可不喜欢那地方，就隔着一层纸门。”

“当然比不上中国大官家里的卧房。不过，大家彼此彼此。别担心，你叫唤也没人管。一层纸门就是国境线，保证互不侵犯。”

马车疾驶起来。

乔介选择田伏旅馆，不是为了便于幽会，而是因为那里在紧急情况时联系方便。

看见伍代乔介和鸿珊子这一对，旅馆的老板娘田伏昌嘴上说着恭维话，心里却充满了疑惑。乔介是连玩带办事，而这女人却是第一次见到，看上去不像是在这种地方和男人厮混的那类女人。这倒不是指人品，而是指她那身考究的服装。她那副肉感而又目中无人的样子，说明她不是个寻常女人，按说，这种女人是不会和出入于这种简陋地方的男人鬼混的。

“老板娘，洗澡水烧好了吗？”

“烧是烧好啦，就是有点儿脏了，要不给您换换？”

“不必了，只要水热就行。”

乔介跟在老板娘身后，带着珊子，边走边对老板娘说：

“你给我公司去个电话，就说我在这儿泡澡呢。”

烧水的少年名叫雷太。他按老板娘的吩咐，添上柴，点着火。现在又不是冬天，所以今天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起初，他并不知道谁来洗澡。当水烧得差不多，他正准备离开灶口的时候，听见从腾腾蒸气中传来了男女的说话声。

雷太在换气口旁边无人注意的地方抠了个小孔。平时用塞子堵上，年轻的女招待洗澡时，他就从小孔往里偷看。有段时间，他醉心于此，就像着了魔一样。但老是这个女人的裸体，

渐渐地也就看腻了，近来已经不大看了。也许还因为，他在这个小孔中看到的所有女人都不如户越雪的肉体那么迷人，而最关键的是那个女人使他懂得了性的秘密。

今天夜里的女人却令他惊讶。起初，那女人浸泡在澡盆里的丰满肉体由乳白色渐渐变成粉红色，简直美极了。雷太预感到将出现未曾体验过的兴奋，心情极度紧张。他的估计果然不错，兴奋的顶点突然到来了。女人从水里站了起来，她那湿漉漉的闪着光点的前胸，高耸着的硕大丰满的乳房和深深的乳沟，使雷太眼花缭乱。女人迈出了澡盆，胯骨以下，浑圆而富有弹性。结实、丰腴的臀部和大腿，把他的魂儿都勾走了。

不巧的是，男人宽大的后背挡住了小孔。那男人紧挨着毫无戒备的裸体女人坐下来。雷太暗中骂着那男人，同时等着看男人下一步的动作。

男人说：

“奉天怎么样？”

女人避而不答，却说道：

“给你搓搓背吧。”

这对雷太来说再好不过了。女人绕到男人身后，跪下来。女人那光润的大屁股如同剥了皮的熟鸡蛋，占满了雷太的视野。

“甘粕像是去了哈尔滨。”

“甘粕？这消息太意外了！不在间岛干了？”

乔介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知道甘粕正彦早就有一个计划，阴谋在间岛地区找一个导火线。他曾当过宪兵上尉，是关东大地震时杀害大杉荣的凶手。他在服刑期间被减刑，又在当时任上校的建川美次的帮助下去欧洲旅游，回国后来到满洲，一直制造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借口，专干阴谋勾当。

“在间岛找个碴也没多大用，重点毕竟在哈尔滨。”

女人说着，突然开始扭动身体，并且哼哼起来。

“不行，不行啊！”

好像是男人把手伸到后面来干了些什么。

“是啊，哈尔滨是关键。但是，甘粕的目的能顺利实现吗？”

雷太看见女人的屁股扭得更厉害了，几乎有一半已经超出了雷太的视界，但马上又扭向另一边。不过，嘴里说的话和屁股的扭动却毫不相干。

“干吗，关东军肯定是要干的。但干到什么程度？武力占领，还是搞亲日政权？”

“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是想问问你。你要是装糊涂，那就麻烦了。”

“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建川会来奉天的。”

“什么？”

两个赤条条的身体都不动了。

乔介还没从高畠那里得到这个情报。

“大概今天夜里就到达奉天了。”

三年前，在炸死张作霖的前夜，关东军也曾在奉天集结。但那一次，中央也没有这样的举动啊。

东京的哥哥伍代由介也没有透露任何消息。由介的秘书武居一直和军部保持着联系，难道他没有探听到？

漂亮的侄女由纪子会不会在参谋本部的柘植上尉那里漏掉了情报？

乔介哗哗地往身上撩水，女人躲着撩起的水花，越出了雷太的视野，雷太眼中的绝妙情景像电影断片一样中断了。

“肯定是今天夜里！”男人说。

“为什么？”

看不见那丰满无比的屁股，就是听听女人那娇媚诱人的声音也不坏嘛。

“如果你说的没错，那就是今夜行动。建川才不会制止呢！”

女人什么也没说。

“走吧，去等消息，还有时间。如果是在今天夜里，就没工夫和你玩了。你也好好想想下回吃谁合适，那我就管不着了。”

“是呀，这主意不坏，走吧。”

女人给了雷太最后欣赏的机会，她正对着雷太擦着挂满水珠的身子。

二

9月19日0时15分，步兵第三旅旅长长谷部照悟少将收到了“日中两军正在奉天交战”的通报，这是长春铁道事务所（满铁）值班室电话通报的。

他手下的大部分军官都参加了欢迎退伍军人会会长铃木庄六上将的宴会，而且会后又去喝酒，所以都刚刚回来。

当时估计到奉天可能会发生事变，所以长谷部针对长春驻军制定了这样的作战计划：

1. 首先以步兵一部奇袭南岭的炮兵营，破坏其火炮；
2. 旅长率步兵第四团主力乘火车南下奉天；奇袭南岭的部队完成任务后，开赴奉天追赶大部队；
3. 长春满铁附属地和商埠地的警备，由一名中校副团长率领留守部队、义勇队和警察队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将日本侨民收容到兵营里，固守兵营。

长谷部旅长按此方针，命令第四团团长大岛陆太郎上校准备南下，并让他用一部分兵力去偷袭南岭炮兵营。

可是，以训练有素和精明强悍著称的这个团，出发的准备工作却出人意料地拖拉。有人认为，原因在于演练过于频繁，这不无道理。驻防满洲仅仅五个月，就进行了团规模的演习两次，师长检验性演习一次，关东军司令官检验性演习一次，一共搞了四次。紧急集合号是要求士兵作好牺牲准备的信号，而三番五次地搞演习则难免使部队习以为常。这天夜里，看来谁也没有相信是真正的紧急集合。即便是演习，受命奇袭南岭的第二营也太拖延了，直到凌晨3点才准备完毕。大概因军官们当夜在欢迎铃木庄六的宴会上和第二次聚会中喝得过多，致使指挥系统梗塞。

对二等兵标拓郎来说，只要是演习，紧急集合搞多少次都无所谓。但这次却犯难了。

从驻地到南岭约六公里。轻装强行军只需一小时，而全副武装当然不会那么快。

部队在夜幕中出发了。

标拓郎心乱如麻。入伍前他一直坐牢，就是因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然而正是他，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和中国人交火了，对方射来的子弹可不管他是什么人。如果厌战逃跑，那就是临阵脱逃，就要被处以死刑。在奉命离开日本本土驻防满洲之前，他对唯一的弟弟耕平和原来工厂的工程师矢次说，紧急集合号一响，就听天由命了。现在号声已经响了。眼下，他正踏着异国的土地朝“敌阵”逼近，去消灭自己并不仇恨的“敌人”。

行军的脚步声在标拓郎耳边振荡，听起来像是“撤出中国！”“撤出中国！”

已经太晚了。部队的行动不是要撤出中国，而是要利用拂晓前的夜色偷袭南岭。

班长走到拓郎身旁，对他说：

“标拓郎，不用怕。到了南岭，头一个冲上去，立个功，以后退伍了，不就将功折罪了吗？”

“是……”

标拓郎从来就没这么想过。

他在想，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哪里呢？对唯一的弟弟，没能尽到做哥哥的责任；自己想干的事情，好像一件也没干过；既没有爱过哪个女人，也没有被人爱过。他对“革命”和领导人以及未来充满希望，冒着危险到处奔波，却连饭也吃不饱。遭受挫折时，他从未灰心丧气。“革命”没有错，只是他自己和领导人错了。他无法避免错误，上级的命令如同军令一样，必须执行。那些命令都是进口货，领导人全盘接受，身为下级的标拓郎等人也全盘接受。一个人坐牢，十个人奋起。果真如此，倒也毫无怨言，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人坐牢，联络就断了，于是发生混乱，又有更多的人坐牢。什么群众支持；不过是一堆空话。

我的人生是什么呢？

我都做了些什么呢？

我相信那些不值得相信的人，干了些什么呢？

沙、沙、沙，部队在夜幕中行进。

方才听成“撤出中国”的脚步声，现在变成“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一声声都沉重地砸在他的胸口。

隔着纸门，伍代乔介听见了老板娘的叫声，他把抱在胯上的鸿珊子的大腿放下。

“什么事？”

“公司的人来了，他说有急事。”

“好，我就来。叫他在帐房等着！”

乔介站起来，低头看看沉浸在肉欲余韵中的鸿珊子：

“怎么办？暂时享受不到你的美味了。”

“别急么！”珊子满意地微笑着。

“哈尔滨、长春，我是常来常往的。”

“那可危险呐，甭管你有多大本事。现在总有饿狼盯着女人转悠的。”

“购买长春土地的事，我也想算一份。”

乔介转了转眼珠，眼神马上就变了，这种眼神和刚才与这位女人斯磨时判若两人。鸿珊子接着说：

“迟早要占领长春。日本人进来，肯定会繁荣起来，土地会涨价。四通公司的老板，在中国的地主面前可不一定能玩得转。”

“你和我快活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些吗？交换条件是什么？”

“我呀，整个儿人都给你，怎么样？”

“那不行，女人我可不稀罕。”

“那是和你开个玩笑。我在哈尔滨跟杨敬恒说好了，整个儿滨江公司都归你伍代，怎么样？”

“这可能吗？”

“你不早点下手，别人可就下手了。”

“嶋田已经去了，那公司早晚是我的。以后再说吧。”

乔介把珊子丢在屋里，来到帐房。

帐房里，四通公司的一个年轻人正在等他，神色十分紧张。

“奉天正在交战，这儿的第四团也正准备出发。”

“知道了。市内会组织义勇队的。公司的人归依田指挥，另外，派六个人带着枪看守仓库！”

乔介说罢，对老板娘田伏昌说：

“你的小伙计，借给我用用吧。”

“行，只要您用得着。”

老板娘说着就去叫雷太。

雷太睡眼惺忪地出来了。乔介问：

“小伙计，敢不敢夜里出去给我办点儿事？”

雷太一听声音，眼就睁大了。在澡堂摸那个漂亮而丰满的女人屁股的，就是这家伙呀！

“敢。”

“认识公司的梅谷家吗？”

“认识。”

雷太的心中隐隐作痛。自从他用自己最拿手的飞刀把梅谷邦的裙子钉在门板上以后，那个小巧的梅谷邦对他就很冷淡了。

“你跑着去，让梅谷把公司里的中国人集合起来。”乔介命令道，“就说是我的命令，明白了吧？集合起来后，备好公司的全部马车，原地待命。”

“原地待命是什么意思？”

“你一说，他就懂了。也许没那个必要……”

后半句是自言自语。乔介炯炯的目光落在少年的脸上。

“好了。要是有人逃跑，你可以拿出你的拿手好戏，责任我来负。事情办完了，你就到公司来，当我的传令兵，大概到晚上就完事了。你有多大本事，就都亮出来看看吧。”

雷太微微一笑，他脸上充满自信，根本不像个孩子。

“中国人会不会暴动呢？”田伏昌不放心地问。

这回是乔介微微地笑了：

“老板娘，看来你是攒了点儿钱，就前怕狼后怕虎了。想当年，这儿还没几个日本人的时候，你就来了，把那帮男人玩得团团转，现在怎么成了这样？”

趁这工夫，雷太回到了自己那间储藏室一样的小屋，他整好衣装，把那些珍爱的小刀尽可能带在身上。衣兜自不必说，袖口、腋下，裤子里都有，甚至脖子后面的一个小窄兜里也有一把。这样，在危急时刻，举手投降的一瞬间也能把小刀投出去。

雷太向漆黑的街道跑去的时候，鸿珊子已经穿好衣裳，化好妆。

准备出去的乔介回到房间对她说：

“天亮以后再走吧。”

珊子直勾勾地盯着乔介说：

“男人离床之后的女人是什么滋味，男人是无法知道的。”

珊子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当然不是一回事。她打算马上赶到长春车站中东铁路的职员那里，告诉他们事变的消息，并以此作为条件，通过他们，设法乘上第一班车去哈尔滨。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的，日军不敢轻易插手。珊子是俄国人，她认识关键人物，可以通融一下。

攻打南岭的部队于凌晨5时许到达南岭炮兵营西北角。这时天已蒙蒙发亮。

兵营可能还没收到奉天方面的紧急通报，所以毫无战斗准备。攻击部队冲向第一营，毁坏了十六门火炮。

但是，偷袭效果也就到此而止了，因为天已经亮了，而且